

新民晚报

在全民阅读活动中,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始终让我深深地感动着,这个榜样就是著名作家刘白羽先生。

刘白羽酷爱读书

胡世宗

三十五年前的1991年,曾任原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给我写信,言及他在北京摔了重重的一跤,腿和脑受伤,在解放军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,在家做了一段时间理疗,医生建议他到外地走走,他便想到东北来,一是疗养,二是他写回忆录写到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,想重返当年的战场看看,希望能唤起点回忆,并恢复写作。我通过我所在的军区文化部部长,向政治部领导直到军区司令员、政委报告后,首长都表示非常欢迎白羽来东北战区疗养和考察。白羽得知后很高兴,他在信上很谦虚地说:“如果有一同志疗养,十分需要,也十分方便。当然能同你做一个长游,是我盼望不及的事,但你有创作任务,不能因我而浪费你的时间。”我在青少年时代,就曾读到白羽先生的《日出》《灯火》《红玛瑙集》和收入中学和大学课本、令人百读不厌的《长江三日》。对于崇敬白羽先生、酷爱文学创作的我来说,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陪同他巡走东北大地,该是多么难得的幸运啊!于是,就有了这样一个“跟班见习”的宝贵机会!

首先,我见识了白羽先生孜孜不倦地读书。像先生这样阅历丰富、著作等身的人,他的学识是非常渊博的啊!但他仍是那样注重在旅行间隙,利用分分秒秒的时间读书。

时年75岁的白羽先生和他的夫人、人民日报资深编辑汪琦大姐同来东北。他们随身携带着一些包裹,其中两个最沉的提包里装的全是书,除少量准备赠人的他自己的作品外,都是打算在路上读的。我想,这次旅行要走辽、吉、黑三个省的许多地方,几乎是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不像到青岛或大连某个疗养院,住下来就不动了,带这样多的书,能有时间读吗?我看了看,至少有一二十本呢,其中有他翻译最多的巴金译的《随想录》,有《希腊罗马神话一百篇》,有赫尔岑、屠格涅夫的作品,还有《萧红全集》。白羽对我说:“我从接受新文学到现在,可以说,没人停止过读书。书摆在桌子上,没这个氛围,不能生活。”“我不仅研究19世纪欧美的经典文学,同样我也研究西方现代文学。我有一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现代作家作品选,从海明威、茨威格、川端康成到福克纳、马尔克斯。我

挑食的父亲

李钊

周末携妻儿回老宅吃饭,刚进门,母亲便笑着嘱咐,临走捎几斤五花肉回去。原来父亲一早去了批发市场,见肉新鲜价廉,一口气买回十来斤。父亲嗜吃肥肉的习惯,由来已久。年轻时候,他最爱两指厚的肥膘肉,清水煮熟,撒上细盐与辣椒粉,配一杯小酒,便是满心满足。不只偏爱肉食,南瓜更是他素来避之不及的食材。父亲年少时求学住校,学校食堂里耐存放的老南瓜成了主食,大块清水蒸煮,寡淡无油。正值长身体的年纪,日复一日啃食南瓜,吃不到荤腥,他早已心生厌烦。那时他最大的期盼,就是周末回家吃一顿肥肉。纵使往后生活蒸蒸日上,年少的饮食烙印依旧刻在心底。我的女儿暖暖出生后,素来疏于厨艺的父亲一改慵懒。每逢我们回家,他总提前询问暖暖的口味,获知后便上网钻研菜谱,耐心烹制。在他朴素的观念里,多吃肉才能强身健体,所以总是一遍遍叮嘱暖暖多食肉食。后来暖暖学舞蹈,老师叮嘱清淡饮食,孩子便乖乖忌口。父亲急坏了,担忧她营养不足。我轻声宽慰,如今生活富足,荤素均衡,益身心。暖暖入学后,父母搬来同住,父亲主动扛起掌勺重担。他悉心搜集营养食谱,精心搭配一日三餐,还时常言传身教,叮嘱暖暖切莫挑食。一日,暖暖随口说起学校食堂的老南瓜香甜可口。父亲听罢,立刻买回老南瓜精心烹制。暖暖吃得尽兴,顺手夹起一块递到父亲碗中,懵懂直言爷爷太挑食。我正要劝阻,却见父亲微微一怔,随即坦然夹起南瓜,缓缓入口,一连吃下好几块。眼底涌动的宠溺,温柔又动人。半生挑食,一世执念,终究抵不过隔代情深。曾经厌极南瓜、独爱肥肉的父亲,放下了坚守大半辈子的口味喜好,在烟火三餐里,以最朴素的陪伴,诠释着深沉无言的疼爱。人间至暖,莫过于此——寻常饭桌烟火,便是世间最深沉的亲情。

三次访问日本,两次到川端家做客,第三次去他已死了。为什么得了诺贝尔奖后要自杀?人生与艺术的矛盾。川端追求艺术的完美与现实人生的丑恶的矛盾无法解决。福克纳《喧哗与骚动》第四章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发出的一道闪光;在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中看不到这种闪光。唱挽歌的文学,同时为自己唱挽歌。不要一概否定现代派,其中有好东西可以吸收。”

在哈尔滨住在黑龙江省军区八一宾馆的一个晚上,窗外沙沙沙地下着雨。我到白羽的房间去看望,只见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在凝神聚力地读书,读的是萧红的书。他对他夫人和我讲萧红的小说《手》。小说讲的是一个洗染工,上学时被别人瞧不起,因为她的手是深色的。这故事给白羽印象极深,令他十分感动。白羽说,萧红的《手》是她的成名作,萧军的成名作是《八月的乡村》,舒群的成名作是《没有祖国的孩子》。他们以后的作品都没有超过他们的成名作。

白羽给我说到他与萧红的短暂交往,那是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白羽赴山西前线——临汾之前,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,冯雪峰、胡风让白羽带一封信给萧红,革命、抗战正在积极争取名人。那时白羽22岁,萧红27岁,刚见到萧红,敌机就不断地轰炸,战火纷飞。他们躲到防空洞里交谈,萧红没有架子,待他像大姐姐对小弟弟一样。萧红问白羽要到哪儿去,白羽说要去延安,要打回老家去。萧红很赞成,很羡慕他去延安的决心。那天,白羽谈得少,萧红谈得多,第二天就分手了,从此再没有见过,只一面之缘。

白羽熟读萧红的作品。我和贾宏图专程陪白羽到呼兰县参观萧红故居,白羽应邀题词,留下的墨宝至今仍悬挂在萧红故居的墙上:“萧红的一生是抗争的一生。正因如此,萧红是不死的,她的灵魂永远燃烧在她的作品中,为后代人埋下火种,唤起希望。”

回望剥岸村后山,乌龟咀峰周身葱茏草木,浑如春睡未醒。美人谷下滑石村,村前广场游览大巴车停满,各色小轿车金龟子般聚集在村道边,排出一二里路长,游客们出没在滑石溪两边,溯溪踏青,单穿衬衣,脸上汗津津的。去石家湾,湾后的溪涧也是水声轰鸣,后山上满坡青桐光秃秃的,如水泥电线杆泛着青绿幽光,头顶枝丫间,已萌发簇簇紫芽,到桐叶圆阔,桐花绽开,桐籽生乳,还要一两个月光景。石家湾中老屋不少,石墙黑瓦,石墙由滑石溪中石头堆砌,作五彩色。走入溪边一幢小四合院石屋,天井中阳光下注,戈戈一线,天井边的厨房里,七八只白兔子在停用的土灶间跳跃,啃吃新鲜莴苣叶,它们的主人,是刚才那位在后山坟林里砍伐灌木的老头子?

十二点钟出滑石冲,由王杨拐拐入同裕村,到余家大湾袁德生家。德生刚刚由城里赶回,王勇军、王长文比我先到半个多小时,坐在两层楼房前的小院里聊天,德生的父母亲坐在门廊下,老头子消瘦,留光头,老太太头发花白,年前挑水浇菜闪了腰,各自扶着拐杖看着我们,眼神温热里闪现悲戚。德生的大妹玉芹在一边披屋厨房里炒菜,用的是铁锅柴禾灶,院子里有油盐菜饭的馨香。在堂屋里吃中饭,喝酒时,德生父亲还有一两多的量,德生已奉医生的命令戒酒,勇军要开车,长文与我陪老人家喝了几杯。酒兴上来,我找到手机百度

出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,用感谢语读给大家听,“夜雨剪韭韭,新炊间黄粱”,夜雨已停,我们午后吃饭,玉芹端上来的炒藕片,炒空心菜,也很不错。读高中时,暑假,我们几个常来德生的山村做客,蚊声如雷中住一夜,星月光中谈诗论文,第二天早上背着德生妈妈为我们烙好的油饼,走入滑石冲,沿滑石溪边陡峭的石头路步行十余公里,去看望另外一位名叫石四海的同学,四海家就在春眠般的乌龟咀峰之下。德生兄弟姐妹六人,他是大哥,后面是大妹玉芹,二妹凤芹,三妹小芹,四妹红梅,最末是弟弟保生。其时玉芹凤芹都是个子高挑的大姑娘了,躲在房间写作业,红梅与保生刚满十岁,见到我们这些

一直留着长发,觉得留短发要经常出入理发店,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发型,还是长发好打理,或盘或编很方便,因此各种发卡成为日常的配饰,特别是盘成发髻以后,加一个与衣装相呼应的发卡,会增色不少。陆陆续续买过不少发卡,各种形状、材质、色彩的,而其中陪伴最久、使用最多的是一只不锈钢制作的发卡。那是小姑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外派到德国工作的时候,带回来送给我的。发卡用不锈钢丝勾勒成一个蝴蝶状的发罩,不仅一边伸出一个蝴蝶翅膀,两边上端还各带了一个触角,网状蝴蝶翅膀间各有几个嵌入透明淡紫色薄片的小圆环相连,在一边蝴蝶翅膀的端头套着一个发簪,用蝴蝶翅膀围成的发罩扣住发髻,再用发簪穿过另一侧翅膀,头发就固定住了。这个发卡用了30多年仍然光亮如新,得到过不少女生的赞美。与珉琅卡相遇也非常偶然。以前我们只知道景泰蓝,后来才知道它的学名是珉琅珉琅。而珉琅珉琅器的物品进入普通人的生活,好像是从花瓶、手镯、戒指开始的。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友谊商

一般的家务事,没有拿不出手的。只是老太太一生都在忙东忙西,自个人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,先为生计奔波,后为儿女操劳,忙完儿子忙孙子,一辈子辛苦,虽然聪明,但却不会玩,对于玩这件事情始终觉得有羞耻感。前几天回家给杨师傅过九十四岁的生日,却发现她捧着一个平板电脑,一会儿让我大哥给她下载游戏,一会儿又忙着给外地庆寿的亲戚视频通话,她得意扬扬地捧着平板电脑说:“你们不陪我玩,自然有个宝贝可以陪我玩。”那神气,像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。老梅逗她:“这不是你最恨的东西吗?”杨师傅有点撒娇地说:“为什么你们能玩我就不能玩?我都九十四岁了,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!”老梅太开心了,杨师傅活到九十四岁,终于有了一件自己爱玩的东西。看到杨师傅每天玩平板电脑的样子,老

梅和两个哥哥都放了心,一来可以经常性地视频通话,二来可以通过杨师傅每日看视频点赞的动态了解老太太的动静,只要每天看到她点赞的视频,那就说明老太太今天的心情不错。老太太最喜欢两类视频,一类是说人生道理的,还有就是那些小孩的稚言稚语,偶尔会有养生之道,或是谴责各种不孝子女的,老太太边看边说:“你的福气就不如我了。”老太太的习惯用语就是:“啊,好可怜!”看到杨师傅专注玩平板电脑的样子,老梅逗她:“要不要索性再教你一下怎么购物?这样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可以直接买了送上门来。”老梅用她的口气说:“哼,不求你们。”杨师傅听了连连摆手:“不行,不行,我这用平板电脑看视频玩游戏已经很费工夫了,钱就不能再浪费了。”果然,杨师傅还是杨师傅。

丢手机的挫败感,大概很多人都知道。请看日本栏。责编:郭影

四月第一个周日,出武汉,又去了一趟孝昌县丰山镇。绕三环线,过青峰寺收费站,入武大高速,经木兰服务区,得见春山。天气乍晴乍阴,光线变换,车窗外山岭间草木的翠色亦相应变化,新叶旧花,苍绿青黄,山山不同,岭岭殊色,有人说书法大家,墨能分出五色,春风春雨春日所造作的种种“翠”,恐怕还不止于五色。

由姚家岭服务区下高速,沿彭家河过蔡店,入姚姚姚,又由汪家畈转入往源泉村的柏油路乡道。源泉村四周青山如环似玦,俨然桃花源,只是油菜花、桃花乍谢,杜鹃花、野蔷薇尚未盛开,村前老枫杨新叶初展,堪堪能掩护住喜鹊堆垒的新巢。前几天武汉暴雨如注,池塘水满,鱼儿冲上道路打野,城外西北山中的雨势看来也不小,村前山溪中流水如急箭,沿山溪边的村道向山中走,溪水转折跌宕,淙淙如弦板,轰然如轻雷。村北半圆形小水库春水荡漾,水面已齐坝梁,山间雨水积成小洼,多淤泥,不可行矣,不知道那幢废弃石屋前的法国梧桐发芽否,前溪中龙蛇般的皂荚树藤发牙否,溪岸间丛生的菖蒲是否愈见鲜绿,再过几天,春晴稳,野蔷薇绽放如粉色的星河,再来不迟。

由范冲前湾,上黄草山,过凉亭水库,下小溪岭,入丰山镇地界,乡道上

丽娘游园惊梦 梦梅拾画续良缘 朱刚



之前每次回家,老梅的母亲杨师傅总是会大声抗议说,她现在最大的“死敌”就是手机,平时孩子们一回家就三句话,说完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摸起手机自顾自地玩起来,或是看视频、翻朋友圈,或是玩游戏。杨师傅说:“我的心里那个恨啊,我真不明白,这玩意到底有什么好?”杨师傅一肚子的话无从说起,坐在那里生闷气,说,是哪个坏家伙发明了这样的东西?把人的魂都勾走了。

杨师傅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,我的侄女从新西兰买了一个平板电脑给奶奶当生日礼物,杨师傅接过来看了一眼说:“我可不用这个玩意儿,这是你们有文化的人玩的东西。”侄女说:“现在的三岁小孩子都会玩的,奶奶试试吧,你会喜欢的。”杨师傅把它扔到一边:“我可不想像你们那样,整天被这个家伙弄得丢魂。”杨师傅退休前是纺织工人,没有读过书。她五岁起在战火中各处辗转,十五岁就从苏北农村跑到江南来当纺织工人了,她是著名的心灵手巧,打毛线,那花式看一眼就会;做饭的话,吃过一次就知道怎么做,反正

斑斕的珉琅卡 吴榕美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店对国人开放后,我在友谊商店买过景泰蓝手镯和戒指,那时掐丝走线平整,珉琅彩边缘清晰,很精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这个工艺好像失传了,掐丝歪扭,色料满溢,图案模糊,很是令人失望。几年前在一个市集上无意中发现了那个长方形的掐丝珉琅的发卡。发卡中间有点弧度,草绿中有一只红蓝相间的凤蝶,两边角上各有一朵粉色荷花,其他地方散落着类似凤尾的粉色、淡紫花瓣,还有秋香色的芭蕉叶,都闪着特别的光彩;掐丝很顺畅,嵌料也完整,一个只有三分之一手掌大小的发卡,竟然在繁复的掐丝间填充了六七种珉琅料,我是第一次见到,立刻就买下了。我很喜欢这件配饰,时常在穿深色衣服的时候戴作侧边发卡,朋友们都说“这个发卡真漂亮!”一枚小小的掐丝珉琅发卡,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一点色彩和乐趣吧!

致。后来一段时间